



您当前的位置: 首页 → 战国文字与简帛 → 详细文章

郭永秉: 睡虎地秦简《封诊式·出子》“保”字解

在2007-12-17 22:55:32 发布:

睡虎地秦简《封诊式·出子》“保”字解

(首发)

郭永秉

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

睡虎地秦简《封诊式》中《出子》一篇的86號簡 有一句話，說的是案件發生後命人去勘驗流產嬰兒的要求，其語如下：

即診嬰兒男女、生髮及保之狀。

經過檢查後，“丞乙爰書”報告的內容是：

令令史某、隸臣某診甲所詣子，已前以布巾裹，如𩇛（𩇛）血狀，大如手，不₈₇可智（知）子。即置盎水中搖（搖）之，音（𩇛）血子毆（也）。其頭、身、臂、手指、股以下到足、足指類人，而不可智（知）目、耳、鼻₈₈、男女。出水中有（又）音（𩇛）血狀。₈₉[1]

整理者在“保之狀”下出注：

保，讀為胞，胞衣。[2]

研究者似無異說。[3]“保”、“胞”皆幫母幽部字，古音接近，這是此說未引起懷疑的原因。但從如下幾個方面考慮，將“保”讀為“胞”其實並不正確。

首先，“保”、“胞”二字由於聲調不同，古並無通用之例。“保”是上聲字，“胞”則是平聲字。裘錫圭先生曾根據馬王堆房中術竹書《師癸治神氣之道》篇的韻腳，指出當時四聲分用的現象非常明顯。[4]最近，裘錫圭先生在論證今本《老子》十九章“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”一句為後人所改，郭店楚簡《老子》甲組1號“民復季子”的“子”不可從之改讀為“慈”時，也談到了韻腳聲調的證據。[5]這都說明戰國秦漢時代平、上二聲分別嚴格。傳世古書和出土文獻中的“包”、“胞”等平聲字，不見跟“保”及从“保”得聲之字通用之例；而“保”及从“保”得聲之字與上聲的“抱”字則多有通用之例。[6]從這些情況似可看出把簡文的“保”讀為“胞”，在音理上，嚴格地說是存在問題的。

其次，讀“保”為“胞衣”之“胞”，與秦漢文字資料中的用字習慣不合。馬王堆帛書《雜療方》、《胎產書》多次提到“胞衣”之“胞”，全都都用“包”字表示，舉例如下：

【·】禹臧（藏）狸（埋）包（胞）圖法：狸（埋）包（胞），避小時、大時所在，以產月，視數多者狸（埋）包（胞）□（《雜療方》第40行）[7]

由此可見，以“包”字表示“胞”一詞，是秦漢文字資料的用字習慣；而秦簡《封診式》卻用“保”為“胞”，顯然有問題。

第三，按照封診式的結構，勘驗要求的事項應和爰書中的內容一般有對應關係，如“診嬰兒男女”與“丞乙爰書”中“不可智（知）……男女”對應；爰書關於嬰兒“生髮”情況的介紹，有可能是以“其頭……類人”概括（人頭“生髮”是其“類人”的關鍵因素）；而“保”如讀為“胞”，則爰書中並無專門說明“胞衣”之狀的文字（所謂“澹（𧇗）血狀”說的是流產嬰兒的周身外貌如凝血狀，爰書下文明言“音（𧇗）血子”，可證其並非描寫所謂“胞之狀”的），此亦為一疑。

我以為簡文的“保”就是“襁保”之“保”。“襁保”之“保”，古書多寫作“襍”、“緜”[9]，學者們早已指出“襍”是由表示“負子於背”義的“保”派生出來的，“襍”、“緜”等字應是為“保”的引申義而造的分化字。[10]《說文》訓“緜”為“小兒衣也”，也就是包裹嬰兒的小被。

包裹新生嬰兒的小被可稱“保”，包裹流產嬰兒的東西當然也是“保”。“丞乙爰書”一開頭就說“令史某、隸臣某診甲所詣子，已前以布巾裹”，其中的“以布巾裹”不就是“保之狀”嗎？爰書特地交代一筆嬰兒此前以布巾包裹後送來，正是對上級勘驗要求的回復。由此看來，把“保”理解為“襁保”之“保”，不僅於音理、用字習慣相合，從文義上講也是可以成立的。

2007年12月14日

[1]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：《睡虎地秦墓竹簡》，文物出版社1990年9月，《封診式圖版》第76頁，《封診式釋文註釋》第161～162頁。

[2]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：《睡虎地秦墓竹簡》，《封診式釋文註釋》第162頁注[六]。

[3] 參看陳振裕、劉信芳：《睡虎地秦簡文字編》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，第9頁。

[4] 裘錫圭：《談談古文字資料對古漢語研究的重要性》，《裘錫圭自選集》，大象出版社1994年7月，第197～199頁。

[5] 裘錫圭：《關於〈老子〉的“絕仁棄義”和“絕聖”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：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（第一輯）》，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06年12月，第11頁。

[6] 高亨纂著 董治安整理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，齊魯書社1989年7月，第762～766頁。此書第764頁有[抱與襍]一條，“襍”是上聲字，自可與“抱”字通用。馬王堆漢墓竹簡《天下至道談》54號“徐葆”之“葆”讀為“抱”（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：《馬王堆漢墓帛書[肆]》，文物出版社1985年3月，釋文第166頁。），與此同例。《馬王堆漢墓帛書[叁]·戰國縱橫家書》235行“齊社稷事王，天下必重王”，整理者將“齊”字隸定為从“手”从“呆”，讀為“抱”（文物出版社1983年10月，第68頁），應即認為此字从“保”省聲的，這也可作為从“保”得聲之字與“抱”字通用的例子。“保”字古多與上聲的“寶”字通用，馬王堆帛書《相馬經》003行“中又（有）臧（藏）保（寶）”（陳松長編著：《馬王堆簡帛文字編》，文物出版社2001年6月，第333頁“保”字條）亦如此。可見“保”字一般情況下只能和上聲字通用。

[7]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：《馬王堆漢墓帛書[肆]》，釋文第126頁。整理者說：“禹藏埋胞圖法，是古代的一種迷信，在婦女生育後，將小兒的胞衣埋藏於一定方位，以為可使小兒健康長壽。”（第126頁，注[一]。）《雜療方》讀為“胞衣”之“胞”的“包”，還見於第41行。

[8]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：《馬王堆漢墓帛書[肆]》，釋文第139頁。《胎產書》讀為“胞衣”之“胞”的“包”，還見於第14行、第17行、第18行和第19行。

[9] “襁襍”之“襍”作“保”，屢見於好用古字的《漢書》（《王莽傳上》、《司馬相如傳下》引司馬相如《封禪文》），亦見於《後漢書·桓郁傳》；《大戴禮記·主言》：“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”，“保子”就是襁保中嬰兒的意思（看黃懷信主撰：《大戴禮記彙校集注》，三秦出版社2005年1月，第28頁引戴震、孔廣森、盧文弨等說；漢語大詞典編纂委員會 漢語大詞典編纂處：《漢語大詞典》（第一卷），上海辭書出版社1986年11月，第1386頁“保子”條）。

[10] 于省吾主編：《甲骨文字詁林》，中華書局1996年5月，第172～173頁“保”字條引唐蘭說（唐先生認為“保字孳乳為緜，是為兒衣”）；參見裘錫圭：《文字學概要》，商務印書館1988年8月，第145頁。

點擊下載word版本:

0013睡虎地秦簡《封診式出子》“保”字解.doc

上一篇文章: 裘錫圭: 殷墟甲骨文在文字學上的重要性 下一篇文章: 魏宜輝: 關於“箭之初文”的補釋

我要评论啦>>> 回去再看看>>>



分享这篇文章...

复制这个链接发送给朋友>

1096个读过此条>>

将该文章加入收藏夹

你可能对相关文章也感兴趣...

·草野友子: 關於上博楚簡《武王踐阼》中誤寫的可能性

·淺野裕一: 上博楚簡《凡物流形》之整體結構

·肖曉暉: 清華簡《保訓》筆札

·淺野裕一: 上博楚簡《東大王泊旱》之災異思想

·劉雲: 說《鮑叔牙與隰朋之諫》中的“貴尹”與“人之與者而食人”

[进版画面](#) | [RSS订阅](#) | [隐私条款](#) | [通用条款](#) | [投诉及建议](#) | [联系我们](#) | [加入收藏](#) | [设为首页](#)

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

地址: 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7楼 邮编: 200433

主站域名: www.gwz.fudan.edu.cn 公网镜像: www.guwenzi.com

网站邮箱 fudanguwenzi@sina.com

特别感谢木泉商务提供技术支持!